

陈梦回应遭遇“网暴”

近日，中国乒乓球女单冠军陈梦与主持人陈鲁豫在一次节目中进行了深入交流。其中，聊到了关于个人梦想和国家荣誉的关系，陈梦还分享了她在职业生涯中面临的心理挑战，以及面对网友们不同的声音，她的应对方式。

节目对谈中，陈鲁豫提到，在中国乒乓球队里既能够捍卫国家集体荣誉，又能去争取实现个人梦想，如果能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就特别完美。

陈梦表示：“国家荣誉还是放在第一位的，这个是永远不可以去打动的。单打的时候你是在完成个人的梦想，去打团体赛的时候，不管在哪个位置都要去把比赛赢下来，你赢下这枚金牌的时候，你是两个国家（的运动员）在对抗，所以这种荣誉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今年8月3日，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陈梦与孙颖莎展开对决。最终，陈梦4比2战胜队友孙颖莎夺得金牌，实现个人奥运女单项目两连冠。但此后，网上也出现了不少挑动对立、真假难辨的“阴谋论”，甚至一些网友对她进行“网暴”。

当天的节目对谈中，陈鲁豫问到了如何看待一些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美好的东西污名化”的声音，陈梦坦言：“我刚开始觉得它不会影响到我——看了比赛，愿意说什么说什么——但是时间长了你总能看到（这些声音）的时候，就像一个人总在你旁边说积极的话，你听着人的状态也会积极，他如果总跟你抱怨，那你听多了肯定也会不想听。看了几次以后，我突然觉得它影响到我了，我心里会有那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陈梦说，她控制不了自己去看，只能把那些（App）卸载了，“卸载了我就不用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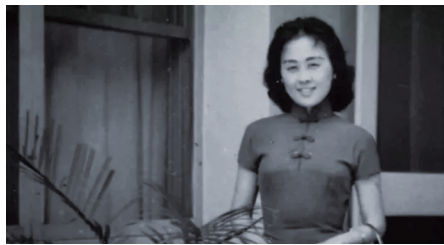
她还自曝，卸载最多的时候，手机只剩下了微信。需要发东西就下载回来，然后再卸载，反反复复。陈梦说，后来，她内心释然了，“现在当我看到这些不好评论的时候，也就可以一笑而过。”

最后，陈梦笑着说：“拿了奥运冠军以后，我看我每张照片都特别漂亮！”

据《北京青年报》



晚年聂华苓。



青年聂华苓。

作为文学家不断发掘作家作品

聂华苓的文学生涯是在大学期间开启的，南京是她的文学创作的启航地。多年后，聂华苓回忆说：“我在中央大学就喜欢写文章，在南京时还用笔名‘远思’发表过几篇短文，有一篇叫《变形虫》所写的也就是目前的‘风派’那一类的人物吧。”她所说的这篇文章原名为《“变形虫”的世界》，是目前所见最早以“远思”为笔名的文章，是一篇针对战争时期囤积居奇、投机钻营者所写的讽刺散文，可视为聂华苓的处女作。

在台湾地区，聂华苓一边在大学任教，一边还编刊物、写小说。聂华苓在文学报刊工作期间，发掘了很多作家作品，如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陈之藩的《旅美小简》、朱西宁的《铁浆》。在台湾地区，除了发表散文外，聂华苓还结集出版了一些作品，如：中篇小说《葛藤》（1953年）、短篇小说集《翡翠猫》（1959年）、短篇小说集《李环的皮包》（1959年）、短篇小说集《一朵小白花》（1963年）等。她笔下的几类人物，大部分都有大陆背景，这类创作也是她短篇小说中比较成熟的。

1963年春，聂华苓在一场鸡尾酒会上，结识了前来邀请青年作家赴美交流的美国现代派诗人、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的负责人保罗·安格尔。安格尔非常欣赏聂华苓，喜欢她的短篇小说集《翡翠猫》。他忍不住发出邀请：“你想去爱荷华吗？”1964年，聂华苓接受安格尔邀请赴美，在“作家工作室”工作，也在爱荷华大学教书，同时从事写作和绘画。1971年，已经离异的聂华苓与作家保罗·安格尔结婚。到美国爱荷华后，聂华苓爆发创作热情，除了《千山外，水长流》《三生影像》等著作外，她还出版了写作生涯最具影响力的小说《桑青与桃红》。

国际写作计划帮助千余名作家

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是聂华苓后半生的工作重心。这个项目由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在1967年共同创办。江苏作家汪曾祺曾对此评价：“心血来潮、感情用事、居然成事”。

据聂华苓生前回忆，这项计划是在一次泛舟爱荷华河时由她提议的。当时安格尔正计划退休。安格尔认为这个计划有点疯狂，但聂华苓坚持，最终说服了安格尔。

从1967年开始，“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都会邀请二三十位国外优秀作家参与进来，后来限于财力，时长从半个学年缩减为3个月，人数也逐年减少。在爱荷华，作家们可以自主写作、讨论、参观和旅行。至于经费，最初由她和安格尔自筹，后来得到一些基金会、学术机构的资助。

如今，超过一千名作家从世界各地来到爱荷华参与这个国际项目。访问过爱荷华的作家刘恒说，“这个计划融合了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形形色色的作家、形形色色的人，它创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交流方式。”由此，聂华苓本人也被称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成为20世纪华人文学界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在受邀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的众多作家中，我们能看到不少著名作家的身影。如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波兰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爱尔兰作家谢默斯·希尼和中国作家莫言，他们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在中国大陆作家中，萧乾、艾青、丁玲、王蒙、王安忆、茹志鹃、陈白尘、汪曾祺、冯骥才、北岛、苏童、李锐、迟子建等先后参加了该项写作计划；台湾地区的白先勇、郑愁予、余光中、杨牧、林怀民、蒋勋、张大春，香港的董启章、李怡、钟玲、潘耀明等，也都先后到爱荷华，通过“国际写作计划”与各地作家进行交流。聂华苓曾慨叹自己的一生像活了三辈子，一辈子在大陆（24年），二辈子在台湾（15年），三辈子在爱荷华（60年）。她还曾这样形容自己的一生：“我是一棵大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熟悉她的作家李锐认为，后面应加上一句：“果实在全世界。”

文图 据《扬子晚报》《现代快报》、澎湃新闻

享年66岁，被称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 美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去世

2024年10月21日，美籍华裔女作家、翻译家聂华苓在美国爱荷华的家中去世，距她100周岁生日只有3个月。聂华苓次女王晓蓝称母亲“走得很安详，没有太多痛苦”。

聂华苓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战争中离乱，在逃遁中流亡。她曾在自传中回忆，“这辈子恍如三生三世。”对于自己的一生，聂华苓曾形容：“我是一棵大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艾奥瓦）。”

聂华苓笔耕不辍，一生写下众多名篇，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翡翠猫》《一朵小白花》《台湾轶事》，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千山外、水长流》《桑青与桃红》，散文集《梦谷集》《三十年后》，翻译集《百花文集》等。在文坛，她还被赞誉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是20世纪华人文学界最重要的推手之一。1967年，聂华苓与保罗·安格尔在爱荷华共同创立了“国际写作计划”，成为连接各地文学创作者的纽带。而今，这个计划已邀请来自100多个国家的上千名作家前往爱荷华进行创作与交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尔罕·帕慕克、切斯瓦夫·米沃什、谢默斯·希尼、莫言都参加过这一计划。王蒙、汪曾祺、王安忆、阿城、毕飞宇、张悦然等中国作家，也曾受邀参加。

1988年10月21日，聂华苓在南斯拉夫克拉库耶伐次参加悼念活动，当时的情景使她联想到南京大屠杀。于是，她写下散文作品《亲爱的爸爸妈妈》，向世界人民发出了要正视历史、消灭战争、捍卫和平的呼唤。后来这篇《亲爱的爸爸妈妈》被收入了人教版初中八年级语文课本，成为很多中国读者的集体记忆。



聂华苓、保罗·安格尔。

完成学业后曾在南京求职

据公开资料，聂华苓1925年生于武汉，父亲聂洗是贵州省平越行政专员，但在聂华苓11岁时就去世了。1944年，聂华苓考入当时迁至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起初读经济系，后转入外文系。1947年，学校回迁，聂华苓在南京完成学业。1948年夏聂华苓毕业，之后在南京求职。

据南京教师、作家陈仲凯《一份珍贵的求职手迹》，他的友人谷万中曾在“南京青年会中学”的材料中，发现一份聂华苓当年的求职手迹。南京青年会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私立学校，1951年3月并入南京第五中学。该档案显示，1948年8月，聂华苓到该校求职，并于当月被录用到校就职。在该校教职员履历表中，有她的职责和待遇记录。从中可以看到，聂华苓当时教授该校初三、高一、高三三个年级的英文课，21课时，工资为82元。不过，聂华苓任教的时间并不长，1949年初，聂华苓只身前往北平和平大学校友王正路结婚。当年6月，一家人从北平辗转到了台湾。

后来聂华苓多次到访南京，与江苏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张昌华多有书信往还，聂华苓写给他的信有十多封。据张昌华在《我为他们照过相》一书中回忆，他与聂华苓结识于1998年，当时江苏文艺出版社计划出版聂华苓的一本“自传”。这年夏天，聂华苓到南京，两人有了“一面之雅”。后来，张昌华为写一篇关于聂华苓人生飘零的文章，请她寄了不少资料。文章写好后请聂华苓过目，聂华苓认为有些地方有“错误”，建议“不要发表”。后来张昌华另辟蹊径写了篇《聂华苓印象》，她读后感觉不错，认为“货真价实”。

南京大学百年华诞，邀聂华苓到南京“温故”。在南大专家楼，张昌华再次见到聂华苓。在那次南京之旅中，作家苏童请她吃饭，问她还想请谁作陪，她说：“把张昌华叫上。”